

浙江文叢

俞樾全集

〔第二十九冊〕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古籍出版社

浙江文叢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古籍出版社

俞樾全集

〔第二十九冊〕
春在堂尺牘（下）

〔清〕俞 樾 著 張燕嬰 肖景之 整理

春在堂尺牘卷六

致王文韶（一通）

夔石制府大人閣下：

前由朱道福春帶呈一函，未知已塵台照否？辰惟雄鎮日畿，風清海表，宇內銷干戈之氣，朝端銘柱石之功，遙企龍門，良深鶴望。弟於四月中旬到杭，湖樓山館，兩處勾留，旬有八日。湖上風景如前，士女進香，尚不寂寞，足慰遠懷。茲有鄧孝廉應璜，貴州人，會闈報罷，家遠難歸，欲就近覓一枝棲，以待下屆會試。其人誠篤，筆墨亦尚佳，用敢函瀆清聽。或賜留幕府，或賞薦屬僚，棲息有資，感戴無既。手肅，敬請助安，伏惟惠鑒不宣。

愚小弟俞樾頓首。

——此札輯自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第二期拍賣會第四五二四號拍品。

致王豫卿（一通）

辱手書，以八股文字爲問。僕於此事，人之不深，又吐棄已久，不足副來意。且輪扁不云乎，『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一〕}，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斯言真實不虛，非英雄欺人也。然則僕又何以爲足下告乎？雖然，竊有一淺近之說，凡人欲立言傳後，不必作八股文字，凡作八股文字，不過鄉會兩試借作敲門磚耳。僕從前治舉業時，每代閱文者設想：夫闈中閱文，猶走馬看花，想其夜闌人倦之後，燭光搖蕩，朱字麻茶，且又同此題目，同此文字，千篇一律，其昏昏欲睡久矣。故作文者，須有呼寐者而使覺之法，使一展卷，眼目一醒，精神一提，覺此卷文字與千百卷不同，自不覺手之舞之矣。其法，第一在命意，同一題目，而我之所見深人一層，高人一籌，讀者自歡欣鼓舞而不自知；次之在立局，雖意思猶人，而局陣縱橫，有五花八門之妙；又次之在造句，雖格局猶人，而字句精卓，有千錘百煉之功，亦足以逐去睡魔，引之入勝。凡此皆是代閱者設想，所謂『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雖非聖賢之道，而作八股文字，不得不爾。若徒向紙上捉摸，不向闈中揣摩，此是『古者爲己，不求人知』之學，竟不如閉戶著書爲妙也。近來時文家爭言『揣摩』。夫揣摩，自以蘇秦爲鼻祖，觀蘇秦，揣摩成而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然則蘇秦當時亦是揣摩人主之意，如何可以動聽。今作文，不揣摩閱者之意，如何可以動目，而徒自

揣而自摩，則何益之有乎？率書所見，爲足下揣摩之一助，幸勿示人，恐爲高明笑也。

——此札輯自《春在堂尺牘》卷三，題作『與王康侯女婿』。

校勘記

〔一〕口不能言 按《莊子·天道篇》，『言』下有『有數存焉於其間』。

致王原讓（一通）

一江睽隔，廿載馳思。大令姪廉泉來，奉到手書，知小恙已瘳，大年未艾，甚慰甚慰。二令姪康侯挈眷來吳，相依十稔，雖久抱沈疴，而去秋之變，實出意外，老懷爲之盡然。承命廉泉遠來，撫慰其孤，且謀挈之歸里，推猶子之愛，垂注拳拳，小女與外孫輩同爲感泣。惟小女云：『依理自以北歸爲是，而逝者遺言，不願北歸，言猶在耳，何忍負之？』一時未能定見，只好待兒曹成立，聽彼主張，想長者當亦鑒此苦情也。至來書又有承繼一議，足見曠懷遠識，思慮周詳，弟即向小女言及。據小女云，先姑曾有遺命，以五叔承繼二房，叔舅、叔姑皆與聞之。此說弟未知其審，但閣下立嗣，本應屬康侯，康侯未嗣而沒，則應屬五令姪薇閣矣。康侯生前既未正名定分，忽於身後強爲之名，非所以安逝者於九原。閣下無子立嗣，乃不立見在之子，而立一已逝之子，又何以承歡膝下乎？遍考史傳，無身後出繼爲人後者。《晉書·荀顗傳》，顗無子，以從孫徽嗣，不追立徽之父爲子也；《魏書·王叡傳》，叡次子椿無子，以兄孫叔明爲後，不追立叔明之父爲子也；《宋史·禮志》，國子博士孟開請以姪孫宗顏爲孫，不追立宗顏之父爲子也；《元史·魏初傳》，初從祖璠無子，以初爲後，不追立初之父爲子也。蓋逝者已無可繼，故寧虛一代而不敢空立此名。今康侯已逝，芸閣年力富強，學問深邃，將來宦學兩途，未可限量，亢宗禦侮，有此佳兒，深爲閣下賀也。此事本非弟所敢僥言，叨在至戚，又承雅意諮詢，故輒貢

其一得之愚，幸恕狂瞽。

再讀來書，有族衆覬覦之說。貴本家素不相安，弟所深悉。如果覬覦者衆，則宜豫立本根，以杜窺伺，不特閣下宜急以薇閣爲嗣，即廉泉，年近五旬，石麟未降，亦宜早爲之計矣。謹按，《儀禮·喪服》傳曰：『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又曰：『適子不得後大宗。』國朝秦氏蕙田著《五禮通考》發明此義，引《晉書·安平王孚傳》、《魏書·于忠傳》、《唐書·崔祐甫傳》、《舊唐書·王正雅傳》、《宋史·宗室傳》，皆以支子後大宗爲得禮之正，而申論其後曰：『古人立後之法，專爲大宗。而後之人必以支子，乃習俗成訛。動謂：長房無子，當以次房長子爲嗣。此無稽之說。夫大宗百世不遷，猶不敢奪人嫡子爲後，況區區繼祖繼禰者乎？知禮之士，慎無奪人之嫡，亦不可爲人奪嫡也。』以上並秦氏之說。又考，嫡子不爲後，在貴族自有故事，《白田先生集》有《立後辨》一篇，云：『同懷公生四子：重甫、純甫、和甫、玉甫。純甫無子，以和甫之次子宗武爲嗣，不以和甫之長子祖武爲嗣。』此一證也。『重甫生繩武，繩武生二子，長子天擎，次子楚材。天擎無子，而楚材止一子，於是天擎臨沒遺言，且不立嗣，以待楚材次子之生，及楚材生次子，立爲天擎嗣。』此又一證也。以此論之，則廉泉立嗣，自應屬康侯之子，而康侯長子念曾，在『嫡子不爲後』之例，不獨禮法難違，抑且家規當守。則廉泉立嗣，宜在康侯次子念植矣。弟不揣冒昧，因承垂詢，敢陳所見，願閣下即立薇閣爲嗣，而廉泉亦立念植爲嗣，早日定見，則本支百世，固於金湯，又何族衆覬覦之

足患乎？ 非分妄言，惶悚惶悚。

——此札輯自《春在堂尺牘》卷六，題作『與王遜之親家』。

致魏錫曾（一通）

閩中小住，得接清談，兼讀《非見齋金石文字》，考訂之勤，蒐羅之富，一時無兩矣。僕此次來閩，除敬問老母起居外，不過冠蓋往還，酒食徵逐，真成一俗客。幸足下時相過從，一雅可醫百俗也。《金石萃編補正》寫定幾卷？書名及體例，想已有定見矣。王氏原版見在滬上，僕言之吳中當事，擬補刻完全，移置書局，未知果否。尊慈兩太孺人傳謹已撰就，詞旨淺薄，名位卑微，不足表章潛德，聊副仁孝之意而已。兩母自以合傳爲宜，將來附入《家乘》，或分錄之，亦無不可也。

——此札輯自《春在堂尺牘》卷三，題作『與魏稼孫』。

致翁同龢（一通）

夏間曾以拙著《賓萌集》第六卷屬貴同宗少畦大令轉呈左右，未知已鑒入否？閣下以傳說啟沃之臣，居皋陶贊襄之任，輔成主德，匡濟時艱，身繫安危，望隆中外。方今海內，人人言自強，人人思變法。竊謂：自強貴有強其強也，孟子『反本』一言，乃自強之上策，壽陵學步，施家效顰，徒以見笑，未足爲強。至變法尤未易言。中國自有制度，但能持以實心，則亦足以爲國。即如以時文取士，明季已極言其弊，亭林先生至比之探籌，然本朝循用之二百餘年，文治武功，儒林詞苑，超逾唐宋，可知人材盛衰，初不由此，亭林探籌之喻，殊未允協。若果行探籌之法，則市井、屠酤、輿臺、隸卒皆將攘臂而一探矣，時文取士，何至於此？詩賦止尚浮華，策論徒資剽襲，實未見有勝於時文者。議者或謂宜改用西法，竊恐數十年後本圖變法^{〔一〕}，實非容易。每念傾側擾攘之時世，必有惇龐純固之大臣，當今之世，舍公而誰？雖繁言朋興，而秉國之鈞者必有一定之權衡，不奪之赤石也。拙著《迂議》一篇，附呈尊覽，公得無笑其一肚皮不合時宜乎！

——此札輯自《春在堂尺牘》卷七，題作『與翁叔平尚書』。在稿本中被刪去。

校勘記

〔一〕按此處文意不相連屬。原稿中『本』字以下屬下葉，因疑其間脫落文字。

致吳昌碩（一通）

俊卿世仁弟惠覽：

前肅復函，曾照入否？比惟興，居住勝爲頌。局聞開雕《通鑑後編》，叔衡太守屬夢香赴局校對，但夢香適患濕氣，兩腳腫痛，不能舉步，一時未能來杭。屬兄轉達，請吾弟與衡翁一言，或即攜兄此書轉告之，亦無不可。兄病亦只如常，腰腳軟弱，頭目昏花，每日午後使人舁至外齋一坐，恐亦與夢香一樣矣。手肅布泐，即頌秋祺。

世愚兄樾頓首。

再者，局中刻《繹史》即夢香校對，由刻字匠寄越中，夢香即在家校對，並可取徐氏藏書樓書籍考證異同，轉似較在杭爲勝。未識刻《通鑑後編》可仿照否？

樾又拜。

——此札輯自《浙江圖書館館藏名人手札選（二）》上册，第八七—八九頁。

致吳承璐（八通）

一

廣庵仁兄世大人閣下：

得覆函，敬悉一切。日來暑又甚酷，想起居必臻康健也。弟患瘍就愈，尚未收口，行坐仍有未便，已月餘不出門矣。來示言局事似有爲難之處，未知何故。弟意竟須透徹言之，方有著手處，未可顧情面而含糊，尊意然否？震局文書竟未到局，大奇。此事相距已久，中丞已知，似乎久秘非宜，可否函知震局，或屬幕府函致更妥。令其早日稟出乎？彭雪翁想明日可到，未知吳中有幾日耽延也。手肅，敬請台安。

世愚弟俞樾頓首，十九。

——此札輯自《上海圖書館藏名人手札選刊·俞曲園手札》，第一四〇—一四一頁。

一一

廣庵仁兄世大人閣下：

前承惠顧暢談，越數日，正擬走候，而有人來，言台旆已發矣。雖增遲滯之愆，適見脫略之美。比想興居佳勝，定如所頌。弟春間還浙，途中得詩二首，附奉一笑。又舊作一小冊，亦請吟正。小冊本蘋華兄所代印，想已見之，故不寄。茲有慈溪十五齡女子張貞竹，能書盈丈大字，賣字養親，其意可嘉，其字亦有可觀；代呈二字，伏求賜覽，或稍予潤資，更感，亦不必多也。舍親姚祖順在震澤局充幫辦，欲求賞調一小卡，弟早以難復之，今因便附聞，如將來或可挪移，更妙也。手肅，敬請助安，統惟青照，不宣。

世愚弟俞樾頓首，初六日。

——此札輯自《上海圖書館藏名人手札選刊·俞曲園手札》，第一四二—一四三頁。

三

頃承談及合婚之術，因檢查拙著《游藝錄·相宅篇》所載『人與居宅相宜相忌』，亦即此術

也。今姑依上元男命戊辰六，女命己巳一推之，則六一與一六並爲游魂，尚屬中婚，未知與尊說合否？惟坊間所刻小本《萬年書》，則多錯誤，誤天醫爲福德，誤絕體爲五鬼，吉凶尚不甚懸殊；誤福德爲絕體，誤五鬼爲天醫，則大謬不然矣。未知尊處所有《萬年書》誤否。如其亦誤，則宜留意。總之，坎一、坤二、震三、巽四、坤艮五、乾六、兌七、艮八、離九，凡數皆出於八卦九宮，而八卦以坎、離、震、巽爲東四宮，乾、坤、艮、兌爲西四宮，凡兩數同宮者吉，生氣、福德大吉，天醫、歸魂次吉，兩數異宮者凶，絕命、五鬼大凶，絕體、游魂次凶。以此校正《萬年書》，其誤否自見矣。

——此札輯自《春在堂尺牘》卷六，題作『與吳廣安觀察』。

四

廣庵仁兄世大人閣下：

日前託米生帶上一函，聞其遲遲未行，尚滯蘇垣。今日有同鄉來，言震澤絲捐小委員王君已作古人，不日即當報出。此差乃小班中微薄之差，舍親姚縣丞祖順可否即賞派此差，隨同大委員辦事，當不至隕越也。聞米生初一動身，故又草此奉達，伏希鑒納。米生觸暑而來，無非

爲差使起見，能如其意，俾不虛此行，尤感。手肅，即頌勛安。

世愚弟俞樾頓首，二十八日揮汗作。

——此札輯自《上海圖書館藏名人手札選刊·俞曲園手札》，第一三八—一三九頁。

五

廣庵仁兄世大人閣下：

茲有同鄉蔡敏孫之妻米氏，自去年敏孫作古，攜其七齡幼女寓居蘇垣，以針黹自給，衣食不周，債負交迫，時有書來，縷述孤苦之狀，爲之惻然。弟勉竭綿薄，允每月助以番餅一枚，用敢函懇吾兄，請酌量傾助之，如願於同鄉諸公廣賜嘘拂，集腋成裘，俾窮嫠母女不致轉於溝壑，亦盛德事也。敬此奉商，即請台安，不一。

蔡舍原書附覽。

愚弟俞樾頓首，廿二日。

——此札輯自嘉德二〇一〇春拍第八二二三號。

六

廣庵仁兄世大人閣下：

頃有湯伯察茂才鞠榮，乃雨生都督之族孫，經學、詞章皆有門徑，可稱後來之秀，因與宗湘文觀察有連，故弟得識之。知其才富而家貧，年來又失館，伏思寒士謀生，全在大人先生齒頰間，敢爲代陳，遇有可以推薦之處，幸勿吝齒芬也。手肅，敬頌台安。

世愚弟俞樾頓首。

——此札輯自嘉德二〇一〇春拍第八二三二號。

七

廣庵仁兄世大人閣下：

年前曾以謝從九爲託，知尚蒙記憶，甚感。惟弟則又有瀆者，舍親姚祖頊乃姚祖順之兄，亦小孫胞母舅也。乃兄糊塗，而此君精明，勝乃兄遠甚。去年曾蒙轉託朱竹翁派釐局司員差，旋以新章未滿二年繳札銷差，想公亦尚記憶也。見在兩年滿矣，昨交來一條，欲求賞委外縣保甲差。弟本不敢屢瀆，然實是至親，去年又曾承培植，故敢呈箋臺端，遇有外縣保甲差，敬求賞